

石奇

荒涼的祭

野火 戈白

[illegible]

蠶伊

[illegible]

孤鷹

我國畫

知道這書，便原函寄去。他因這書，便在南京一帶，爲那些常閑之客——「善人們」所設置的車輛。唯有太陰才使他們住進這小可憐店。

陽光不快的時候，一線金黃色的陽光從格子窗照進來，并且在地面上射出一個圓圈，我對它發力對於你的臉龐，也許是一陣暴風，拿起石硯池，用墨裏，也許是他的騎馬，也使他歸去。『找尋到』，因爲在泰附近這道花樣，並且在地面上射出一個圓圈，我對它發力於你的臉龐，也許是一陣暴風，拿起石硯池，用墨

領到還月「血和汗」的結晶；一顆渾後，一綢那覆被，買米，又花了光！一月中心，我包幾毫乎有二十九天在開「雲成計」。然而，我還是忍耐地等！月底終會到的呀！這天，領了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萬餘元後，很雄壯地搬了對面紙烟店的木架以大二分的時候，我意識到我一個月多沒有過城：於是，我親直向北以三百元的代價購車過境。在聯勝路的街上孤獨一人地走着，欣賞着！但，這「紙醉金迷」的城市生活，對我它是十分的「憎恨」！煙火輝煌下的商店裏的貨物：襯衣啊！襪子呢！不斷地射出衣夾來看！」我揀着一件不太好的襯衣說：「好多錢？」（六十）。西裝店員說：「這件我也來看一下」（這件八十五元）！他離開我坐下，慷慨地說：他心中似乎在想，看你一個窮公務員，飯都吃不飽，還要買襯衣。「或」香精？」一位華嚴的中年婦人，帶付黑色太陽鏡，手中拿個皮包，操着很滑溜的國語說：「是太太！」他很客氣的答：「回頭說道：『個案來』衣箱來！」我站在樓前，雖離一身，又是氣憤！又是發燒！「我手中襯衣，轉身便走。哼！我又是我恨這種店員對顧客主的「禮貌」也得以「富貴視之」！

[illegible]